

# 血海潮

瘦鵠

瘦鵠

瘦鵠



上海新華書局出版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# 江湖英雄演義

新式標點

本書所載。皆玄術功深之劍仙。慷慨悲歌之俠客。所行所爲。悉足鼓懦夫之氣。壯英雄之胆。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其描寫俠義之行動。英雄之作爲。有聲有色。鬚眉畢現。令人於字裏行間。每覺英氣勃勃。恍如親觀。而精神爲之一振。洵有益於世道人心之作也。

（全書三大冊 原裝錦匣 定價三元 特價一元五角）

武俠小說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七回 | 掘地鼠遠接萬小化 | 蓋關東初逢血鯤崙 |
| 第三十六回 | 劉陽威震家被逮  | 呂大器身探監   |
| 第三十五回 | 歐陽威震三叉口  | 范豹亮打二郎神  |
| 第三十四回 | 羅三娘茅棚訓賢徒 | 費佳娘店留弱女  |
| 第三十三回 | 莽和尚拳打順治帝 | 小嬌娘技試黃村  |
| 第三十二回 | 董和尚被劫進宮  | 順治帝逃禪退位  |
| 第三十一回 | 柳如是度山聖命  | 錢繼業外充援軍  |
| 第三十回  | 李頭陀山下訪師  | 錢繼業鎮中求援僧 |
| 第二十九回 | 王百結浪救李策  | 傅大福僧拳打怨家 |
| 第二十八回 | 延平王羅致英將士 | 嘯雄僧海上弔英雄 |
| 第二十七回 | 鄭將軍島中出險  | 衆英雄海上弔英雄 |
| 第二十六回 | 認面目霍海出險  | 傅英耗音米老成仁 |

武俠歷史小說

# 血海潮

卷三

泗水漁隱著

許嘯天評

## 第二十六回

認面目霍海出險 傳耗音米老成仁

話說衆海販擒住霍海。綁在廊柱上。一面吃酒商議。要把他拋入海中。店小二在旁。端正出了口氣。冷笑道。今番要我的酒飯。不要休怪我不端來。只怕你吃不成了。霍海圓睜虎眼。怒視店小二。也不言語。店小二起勁與衆漢斟酒。吃得都飽了。方起身來。點了火把。三三五五。把霍海拖出店來。牽了便走。一路醉醺醺。日裏亂叫亂嚷。唱甚麼

山在海中央。龍王把酒請太陽。天翻地覆。有一朝。鬧得東海血洋洋。大家你一句。我一句。廝鬧過來。看看已到海邊。一個道。你們先下船。且把這廝搖到海中去拋了。省得明朝海岸上浮起來。一個道。誰有工夫。搖他到海中。我們還要去博呢。快些拋了完結。回去客店裏好開場。衆漢商量一會。一個先跳下船。搖近岸來。正待把霍海拖下船去。只聽得後面有人趕來道。你們幹甚麼。衆漢道。大三子來了。又是個好賭的。隨即應道。你快來。與你說些話兒。只見那人慌脚慌手趕到。問做甚麼。衆漢指道。你看罷。做甚麼呢。那人望着霍海道。是甚麼樣人。你們把他送海去。待我瞧一瞧。那人取過火把。打霍海面上。只一照。叫聲阿也。這個漢子。衆漢道。別要見鬼。那人道。咳咳。你們闖了

大禍。快把他放下來。你道這人是誰。衆漢道。便是皇帝老子。也不怕他。管他誰呢。那人道。快快放下他來。不是惡處。衆漢聽那人的話。果是實了。當下停住脚步。呆呆望着那人。問道。你說誰呢。那人道。這禍可闖的不小。你道他是誰。他是血崑崙精一和尚的朋友。現有不信。只問旱地金龍范爺。便認得他。衆漢聽說。都叫聲阿也。這可怎麼得了。慌忙與霍海解了繩索。霍海聽那人的話。便問道。這位阿哥是誰。如何你認得我。那人道。小人姓陸。行三名喚大三子。比先在范七爺船上做夥計。曾記得一次船到山海關時。有精一和尚。送你們三個來下船。內中一個是你。因此吾認得不知你這漢子。姓霍還姓魏。我却記不得了。霍海道。原來恁地。我姓霍名海。江湖上稱做震山倒霍。

一龍便是。衆漢聽得霍海如此來歷。忙道。阿哥。你何不早說。難怪我們。實不知道。霍海道。俺不與你們記仇。說甚麼。衆漢道。好漢子。我們回客店去吃酒罷。休要在這里。風刺刺地。陸三道。你們好好在船上。又去客店幹甚麼。衆漢道。你不是不知。我們除賭還有甚麼。你也一路去。與這位阿哥好說話。陸三笑起來。兀自先走。衆漢跟着。陪同霍海都來客店。店小二見霍海活生生回來。與衆漢好說好話。捏着一把汗。心裏着急。衆漢叫小二。快快安排酒飯來。與這位阿哥吃。小二應聲答聲。兩脚似打鼓一般。嚇得屁急蹬蹬。早把酒飯端來。放在廊下圓桌上。一面偷偷地把眼瞅霍海。却見霍海面。和氣和笑着說話。小二上前。特把霍海坐處。揩了又揩。霍海道。小二哥好了。方纔打得

你痛了。你也吃杯酒。小二忙道。怎敢。怎敢。小二這纔把心中一塊石頭放落地。一面霍海與衆漢吃酒。問陸三道。不知范老七那船。怎時到得這象山港。陸三道。快了。多則不過十天。霍海道。我便想搭他船去廈門。不知他這回。是上水。還是下水。陸三道。霍大哥不知。於今北方蠻子一來。海裏都有兵船。那些兵。比強人還兇。搶劫姦淫都會。范七爺那船。近來也只到揚子江口。不再上去了。這回是下水。正是去廈門。他船到時。我先知道。便來與你通知。霍海道。如此最好。且問陸兄如何不在他的船上了。陸三道。我也自己租了一隻小江船。便是與這幾位海販朋友。載些貨物。常時也做些客幫生意。只在象山港錢塘江口。兩處地方行走。霍海道。那不是很好。陸三道。好甚麼。混過

一天算一天。霍海與陸三說些話。把酒飯也吃飽了。衆漢急着好賭。慌忙吃罷酒。便去上場。陸三也入局去了。霍海管自睡下。次日霍海起來。衆漢早來相邀。去船上吃酒。陸三便把船駛向邀口。蕩來蕩去。遊了一天。如此七八日。都是那些海販。招霍海晏飲。每日酒肉不斷。霍海住在客店。倒是自在。毫不厭氣。這一日。陸三來道。范爺的船到了。霍海大喜。連忙起身道。船在那裏。陸三道。不忙。我已關照過了。在港口。你不必去。范老自來看你。陸三坐下。與霍海說些話。約一盞茶時。范老七已到。滿面笑道。我說呢。怎麼你不來。料得你早該來了。霍海道。你如何知道。范金龍道。大郎與米老。還有位博士澄先生。他們三個。早搭我的船。上廈門去了。自然料得你也必到。霍海聽說。大

喜道。原來他們果在這裡。我便是爲尋他。虧得我轉計。到這裡來。若走仙霞嶺去。又不知怎生找到哩。范金龍道。好了。俺們去船上好說話。留在這裡做甚麼。一面問陸三。霍大哥的房錢都付了麼。陸三道。方纔我進來時。付與店主人了。霍海道。范老。前次俺們去浦口。你便那麼周到。好使人不過意。這會却又來了。范金龍笑道。霍兄。這個也值得說在口裏麼。俺們下船去好說話。當下范金龍與霍海陸三三人。出店來。到得港邊。陸三早把自己江船泊在近岸。接引二人。渡到范老船上。衆海販聽得霍海起行。也都相送。大家說笑一陣。方纔別去。陸三把二人送到。等范老船陪開了。相別二人自回。范金龍與霍海安排了坐臥之處。叫伙伴燒茶。二人對坐。細說別後情形。霍海便

把揚州出來。直到象山港。一路情形說了一遍。隨問魏博米老。現在廈門幹甚麼。范金龍道。再前一次。我這船由長江口子下來。到得錢塘江口。口子上便有人告知我道。有三個客官。自杭州僱了江船。來這口岸等你。我一猜。便知是你們三個。那曉得你不來。却來了個浪裏霸米金炎。當下我把他三人接至船上。問起來由。方知道你們在揚州守城。魏大郎在江北岸遇了米老兒。在許浦遇了傅士澄。他三人直到杭州。尋劉向臣不見。遇了李策等等情形。要我把他們送至廈門。並想投福州去。尋劉向臣。我便與他們說。若是要做事。現成有脚路。也不必東投西尋。霍兄。你道如何。如今廈門海澄一帶。直至福州。便是福建全省。自從唐王做了大明天子。都是我的老東家。鄭芝

龍一手與他安排。你可知道這鄭芝龍。現在封了南安侯。他手下一將。姓施名琅。表字琢人。晉江人氏。本身也會些武藝。現帶領大兵。駐在廈門。這人是我晚輩小弟兄。還有鄭芝龍大哥的大少爺。單名一個森字。表字喚做大木。他娘鄭大嫂。子姓翁。是個日本婦人。鄭大哥娶他時。曾在海船上。我們都與他幫場。原是個壓寨夫人。果然生了這位大少爺。出落得一表人才。氣格非凡。品貌挺秀。亦且嫻習弓馬。水路上勾當。無一不熟。如今唐王賜他同姓。賜名成功。封爲御營中軍都督。又加封忠孝伯。這小子現統着大兵。在海澄駐紮。這兩個人都是與我相熟。極其近便。我那鄭大哥却因唐王有商量。奉旨留守福州。我把這些話却與魏大郎米老講了。他們都說不差。卽叫我去。

與他說話。因此我船到得廈門時。便就近與施琅說了。蒙他一口應允。卽日召見。如今魏大郎與米老。都在施琅手下。參做守備。那位傅士澄先生。因要投尋他的老師劉向臣。已上福州去了。我船出口時。也沒轉信。不知現在如何。霍海聽說道。早知是如此時。省得我走多少冤枉路。如今我也託了你。索性把我一併薦去施琅手下做事。你看如何。范金龍道。這個不難。便是施琅那裏不成。我與你薦去鄭成功手下。一發穩便。施琅那厮。心腸兇險。不是爽利漢子。倒是鄭成功這小子。是條好漢。霍海道。如此說時。怎地把他兩個送去施琅手下。却不教去鄭成功那裏。范金龍道。你不知他們貪便。我船一到他們。催得要緊。以此就近與施琅說了。霍海道也罷。只要不投韃子。獨殺

那北朝狗賊。甚麼人都投得。范金龍道。這個是了。霍海問道。范老。你有許多路數。怎麼不去做事。范金龍道。霍兄。你那裏知道。一我上了年紀。二我們都是刀口弟兄。他如今做了大官。倒有些怕生怕死。又只怕有人知得他從前的不是。反而不好。三則不瞞霍兄說。據我看來。那些人值得甚麼。也不過如此。霍海道。范老。你這話。真個說到天上也沒找處。二人在船一路談笑。十分投己。范老與前一般。每日酒肉管待霍海。這船衝風經浪。連路口子停歇。行駛多日。來到廈門。船將泊岸。范金龍道。霍兄。且到我家小坐。再去營裏探看二人。說着走上船頭。范金龍打岸上一望。叫聲不好。霍海忙問何故。范金龍尚未答話。只見六七個漢子。跳下船來。與范金龍道。范爺可知道。俺們的

主子鄭芝龍那廝投降清朝去了。范老嘆口氣回頭與霍海道如何。隨問施琅呢。施琅也去了。又問鄭成功怎樣。那漢子們道。他倒是端端正正不動。如今把兵開來這里保守了。范老點頭道。畢竟是他不差。霍海聽說大怒。連問魏博米金炎。難道也投賊麼。一言未了。船已泊岸。早見魏博氣喘喘地跳下船來。握住二人。流涕道。米老兒被施琅那廝殺害了。我每日只在船埠等你。一面與霍海道。霍兄今日到來。也使我心中一快。二人聽說都吃一驚。原來鄭芝龍自福州擁立唐王之後。本想獨攬大權。挾持一切。却遇了一個宰輔。黃道周是個正直不屈的。唐王又是信任道周。鄭芝龍心中老大不快。剛值此時。清朝派了一個御史黃熙。來招撫福建。這黃熙也是晉江人。與鄭芝

龍是同鄉。便如此。如彼一番誘說。鄭芝龍貪得眼前榮貴。便不計後來禍害。當下一口應允。兒子鄭成功再三苦諫不聽。那施琅是個望見銀子眼發紅的人。聽得說有官升有財發。不管投清也好。投混也好。一力攬掇鄭芝龍叛明。因此上鄭芝龍暗地裏。早自與清朝私通。唐王要他出兵仙霞關。去救浙江郡縣。他只推說餉糧不夠。老坐着不動。鄭成功心內着急。口中難言。畢竟是父子之分。如何說得他過。怒恨施琅已極。便設下一計。一面派發施琅遠去。一面却使人截殺。那知被人密報施琅。施琅竟自率兵反叛。米金炎在施琅部下。聞知反叛。一時氣憤之極。便直入帳下行刺。誰知不中。反被左右軍校。拚命圍殺。獨力不支。當下斬首示衆。魏博看看無奈。連夜逃將出來。施

琅竟率兵馬與鄭芝龍全軍投降清朝去了。鄭成功大驚。當卽進來保守廈門。誰知海澄守將黃梧又叛起來。降了清朝。那海澄是鄭氏父子根據所在。積有資財巨萬。第宅連霄。真個富可敵國。粟支十年。被黃梧一叛。引入清兵。攻破城池。盡數擄掠將去。燒毀第宅無餘。這且不算。其時鄭成功的老娘翁氏住在海澄。鄭成功署中被清兵剝盡衣裳。三三兩兩。頃刻輪姦斃命。鄭成功據報。殺到海澄看時。可憐滿目淒涼。抱着母尸。號啕大哭。當時拔劍斬去桌角。扣齒發誓道。不滅北虜。死不甘休。自此臥薪嘗膽。勵志圖報。後來雄據海上。傳子及孫。三五十年。成爲大明一代宗社柱石。那鄭芝龍終於投了清朝。被清朝殺害分屍。那施琅投了過去。後來領了清兵。來滅鄭氏子孫。清